東平公私聞見續録

○元廟以定原君在光海朝遭憂見愛子綾昌死於非命悲哀成疾薨於禍焰未息之中倉卒買棺不能無欠以松脂填凹陷處用之權厝於楊州羣塲里及仁祖登極追尊定原君為大院君至丙寅卜山于全浦丁卯遷窆焉時羣議皆欲改棺易以東園秘器仁祖教曰改棺之際必有人子所不忍見者為一時觀瞻使已安之體魄或致不安則痛迫之情將反有大於不得用美棺之時仍而勿改可也於是只加着漆而已後壬申追崇大院君為　元宗大王綾豐府

院君具公仁堅　仁祖內從弟也為摠管與余同直
禁中以其平嘗親見者為余言之
○仁祖丙子冬清兵猝至　上去邠欲入江都駕至
南大門聞虜騎已塞前道轉入南漢山城既入有以
宜從間路馳入江都為言者　上然之乘馬出城向
江都　上所乘馬忽戰掉流汗立而不前御者加鞭
而猶不進　上曰此甚異常不可強行攬轡回鞭馬
行甚疾遂還駐南漢後聞清將揣　上必移入江都
已伏兵邀於路矣馬之不前豈非天耶時先考扈從
目覩其事言於家庭

○丁丑後　昭顯世子質于瀋陽　孝廟在鳳林邸與麟坪大君隨　世子亦在質中有一士族子武人因事往瀋陽相　世子知来箕不永而見　孝廟有聖德竊揣謳歌終歸　孝廟事　世子全無人臣敬恭之義而盡心致敬效款於　孝廟謀所以得　孝廟之歡者無所不用其極　孝廟默察其懷二心要後福深惡之後武人罹逆獄逆節不明而　孝廟斷之以大辟臣僚不能測度久後　孝廟舉此事語顯廟曰武人常不敬於所當敬之處而致誠於不當誠之地予以是知其心足以為惡迸若不殺終必為

國家害故不得不殺之伊時益平尉洪公得箕侍傍得聞此言於余

○乙酉四月　昭顯世子卒　顯廟纔五歲鳳林邸所管吏胥某甲抱　顯廟置膝上戲告曰願大老爺陞儲位異日兒為國主以我除掖庭職及　孝廟即祚潛邸吏胥多為掖庭之任将及某甲　顯廟在東宮舉伊日之言白之曰某甲向私邸幼兒敢發人臣不忍聞之說預有希望匪分之意足以禍人家者也其不死已幸又何以官之哉以此終身不得官諸公主侍側聞知有是事後言于子侄云

○仁祖於　孝廟陞儲之後與之論難國事許品朝臣　孝廟擧一朝臣姓名曰此人何如　仁祖曰其吏能文才雖難及予嘗謁　文廟試士見其有容私之狀透露於外君前如此則外處可知　宣廟常有言曰人主欲知臣僚之善惡則必先察於試士之時旨哉斯教予自見是事之後雖外假顔色以待之中心則終不能忘且憂其前頭為惡之漸大矣雖有諸葛之才終非信臣則將焉用之　孝廟以此語　顯廟仁宣張太妃後擧兩朝　聖教教諸女公主曰予嘗見　仁孝兩朝科塲行私則不勝痛惋或至廢寢

食咄嗟不已汝等之子他日幸登科第或為試官必以
兩聖下教之言戒飭可也
○孝廟嘗戒諸公主曰予在潛邸時見　宣廟朝王
女某翁主家於其祭先之節不念國家祭享亦有限
制只謂豐備而後可得孝子之稱務為觀美盡其侈
靡故每當祭期家力不贍不能盛辦則輒托家有染
疾痘疹闕而不行此非薄於祖先而然也欲豐則力
所不逮從略則恐被譏議遂至於托故不行仍成謬
習初若度其所不能辦而酌定則豈至於香火不舉
乎予嘗親見此事常用慨歎汝輩宜以此為懲先思

其可久不替之道而為之

○楸灘吳公於癸亥後訪梧里李公語及　宣廟朝遺教七臣事梧里垂淚曰噫永昌之死實　宣廟啓之也　宣廟有此心則但當於燕閒之際以愛護永昌如予在時之意諄諄教諭於光海以期感動其心而使光海聞教惕然則雖無七臣之輔護永昌他日之安可卜而光海終無哀矜之心則遺教七臣適足以益其禍耳使七臣不有遺教之事則當永昌論死之時可以面折廷爭冀回君心而以其受遺教之故光海疑七臣以心懷異圖七臣雖欲為永昌一言而

死不負　先王遺教勢不可得也　聖慮何不及此使愛子死於非命豈非天耶涔泣不已楸灘亦涔泣曰此可為後世戒也　浴谷金相國與諸宰語及乙酉歲　仁祖擇儲時事曰議儲之初　仁廟不示宸斷并舉兩大君諭諸臣曰擇於斯二者此　聖朝大失著也幸賴　祖宗朝神靈人無異辭歸於　孝廟若使諸臣或有狂率不擇言者則日後禍患有不勝言此可為後世戒也

○仁祖朝麟坪大君以　當宁親王子尊貴椌一時有奴以善御馬見愛於大君着俗衣無度大司憲洪

公茂績欲捕治之而奴常在大君側吏不敢捕洪公命吏於大君入朝之日潛伏　闕下俟大君下馬入闕門而捕其奴吏如其言果捉得以告洪公燒其僭衣以大杖杖其臀六十　仁祖聞而嘉歎曰非茂績不能辦此奴着僭衣治官安可不治仍誚責大君曰奴之犯禁汝之過也汝若怒茂績杖奴則便為無法只當受而為過而已大君敬奉　上教不敢致憾於洪公　顯廟常以此事語諸公子俾為後戒云

○戊戌五月十三日麟坪大君卒　孝廟臨哭仍坐喪側凡係治喪之事親自照管內侍遵式例以紅綃

銘旌次進之　上特命以國喪所用紅廣的緞色潤者用之仍命麟坪夫人叔父判書吳竣書之判書以為紅廣的國喪所用臣不敢下筆執不肯書　上曰非有君命而用之則僭也而是予面賜者無不可判書不得已書之從官有年老文官聞而歎曰成王以天子禮樂賜魯流害至於八佾擁徹今日一段廣的雖是微物他日為害不知將抵何境其後王子女家有喪則非有　君命而皆必援麟坪故事用廣的為銘旌外朝士大夫亦效間用廣的遂視為尋常事伊日吳公於　上命之下猶能拒理違覆而不即書今

則士夫於親舊之喪亦無言其俗而不肯書者至於閭巷醫譯或用廣的而無人駭之者識者寒心余於麟坪喪時入侍　上前親聞　聖教

○孝宗大王末年漢譯趙東立與清譯某隨使行赴燕東立解文善華語清譯權攝無識而以其少時被虜清國故善清語使行未及燕京二日於站上有年老清人秣馬者見清譯善清語呼而語之曰我是巡邊使者也纔從爾國境来豈無所聞汝國方有意大國多所經營何其不自量耶清譯曰實無是事指天為誓清人曰吾已稔聞矣汝言吾不信之坐吾語汝

皇明不幸運盡於闖賊清人滅闖賊而有天下清人
雖夷狄賴天之助至此耳汝國國小力微故奉正朔
送使進貢天下之人孰不知其出於畏天之道也汝
國恥事夷君為大明伸大義於天下者名非不正意
非不好而以汝國兵力其能抗大國氣勢乎汝國蚊
虻也大國銅柱也其可動搖耶汝國視大國如此則
陪臣亦将效而萌此心吾恐大國不可滅而禍變起
於域內國遂以亡高麗末汝國始祖王田軍事尤可
戒也清譯認為狂夫譫語而不知其言之有心不告
于使臣人無知之者東立臨歿始言於其所親業譯

者曰吾於其時在傍聞此言而彼既非向我道者故自我不敢發諸口而若使異國人此等語終不聞於朝廷大夫則我亦有罪言其曲折如是蓋輩轉聞於朝家云

○光海朝有崔姓宦官膂力過人諂事寵姬常曰吾若臨亂誓不離君側一步地以效死使以其言流入於光海之耳光海甚愛之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常曰脫有變亂從我而死者必此人也至癸亥反正日義兵近闕光海跳出南門曰崔某安在崔某安在連呼不絕時崔宦已踰墻而出迎義兵矣老瑞目見其時

事者後言於人曰光海不以正道固結人心信後宮之言責無識窟寺以臨亂效忠豈不謬哉言之流涕

○遲川崔相國鳴吉後孫以古時簡牘作帖帖中有澤堂李判書植抵遲川公書乃　仁祖乙酉年　昭顯世子喪時論禮書而不載於澤堂集中故今錄于此以備後考爲其書曰今番喪禮服制尤紊不可使聞於他國其所以紊者五禮儀無儲君喪禮該曹與廟堂相議一切以實錄所載從事史筆不能詳又其時議定顯紊無擾者不能通變中間更有臺論又有特教以問之既略叅定而復從實錄故進退無擾不

成貌樣已往之事不足言今有一言可擬者　世子之喪既曰非君臨故臣民之服如是云則大君王子尊卑差等間而已則自當申家人之服而今與百官同日脫服情禮未安愚意大君王子之服當時本根而除之未為不可或曰大君王子初不制正服只同朝臣布帽絰帶圍領此非家禮之服當與朝臣同除云愚意則布帽亦我國喪服方喪亦用之且既公除前頭雖以吉服行公在其喪服或時叅祭至暮哭除恐無不可猶愈於已也昕未曉者王家之服與士庶不同未知何如大監博於禮書有可考據者耶乞賜

詳誨又於別行書之曰三代下諸儒所爭只為君父短衰耳期以下則未嘗非之也況士庶人家亦無為兄弟子孫服衰麻出入者乎馬氏通考演增通典而於太子衰只載儀禮正文不載齊恵文太子衰禮則其意槩不欲用衰季所定制也往時只服儀禮所定而以日易月可也今則所用非古非今以致　上服三十日短制而下服三月齊衰此左無倫矣

○顯宗時堂叔左相公（鄭公知和）告余先君曩憲公曰辛卯自黙之獄有死於杖下者其子孫欲叫狀伸寃而公於其時以首相治獄故慮公或以為言不敢發云

矣先君曰　孝廟親鞫罪囚吾侍　上前終始議讞
豈敢不十分致慎但折獄甚難先輩老成之按獄也
未嘗不盡心審克而猶不免盡愜於羣情而況於後
人乎吾自經大獄之後心常不能無歉壬辰　孝顯
以旱為憂吾陳達曰人命多死則其後必有旱暵之
灾前冬逆獄亦豈無冤死之人巫宜審理已所以自
知者如此使他人言之則豈無可議之事哉正宜付
諸公論一任其是是非非唯君上處分是竢吾安敢
以議已之故心有所不平使人不敢發言乎
○仲氏右相鄭公載嵩於　顯廟朝為弘文校理方在直

上賜柑泮宮命太學士試士故事太學士收券畢即
載還闕中啓請牌召藝文弘文兩提學同考使玉堂
八直官讀券例也先君趋試券未入闕寄語仲氏曰
玉堂官之對讀非如掌試者之互相貣讀論難高下
之比槩慮主文者獨難堪讀故不得不使人代讀其
任不過讀券而已若其評論品題非所當為雖以先
輩有文名之人未嘗貣一辭於其間故事即然恐汝
或未及知茲報之文谷金相國壽恒為太學士試題
則鐵杖銘而徐叅議文尚居魁直赴殿試吾慮他日
先君後孫中或有當此事者不知先君訓戒如此妄

有所評論於取捨之際玆記之以遺為先君後孫者云

○顯宗朝洪沂川命夏為首相先考議政公為左議政時兩界闕方伯當出其代有一宰為不緊私計求為一處請于備局諸宰諸宰交薦極言其可先考亦不能無動於諸議洪公正色曰兩界方伯任重故使諸宰薦之使大臣擇擬事體之重當何如耶而今為一人私事而授之則廟堂反為人施惠之所也僚相之動於諸宰之言得無歉乎其宰終不見擬先考歸語子兒曰洪公之言真大臣也吾實慚焉待洪公益

敬

○仁祖改玉後有一宰臣常以罪人自處雖一二人會集名為設宴則輒稱托不赴在家亦未嘗對人設饌執盃終其身不變親朋意其為舊主隱痛而如此問其故宰臣曰廢君得罪神人天以是亡之人以是反之新主有聖德天以是與之人以是歸之我豈為天亡之廢君懷不平之心於清明之世乎吾於廢君之時身居可言之地多見其必亡之事而畏懦不敢一言以諫坐待其亡今若揚揚自得出入於管絃絲竹之間則人雖不言獨不愧於心乎是以不敢對人

盃酌自同恒人庶以續前罪之萬一矣聞者以是語
告李梧里吳楸灘兩相國兩公曰宰臣之追恨舊愆
此善人之心可卜其終為賢大夫不可遽疑其心後
果為善大夫趙叅判錫胤賢其人言於人如是
○孝廟朝李相國浣為判書常承　召命而適有難
安情勢終不能進蔡判書裕後慨然謂少年文官曰
武臣之承牌不進前所未有而今乃以李浣不進書
諸邸報揣示八方國綱之壞損莫此為甚從今以後
武臣以此為口實有召不進必至於視為尋常事當
此時則國事已無可下手之地此他日君輩之憂也

為之咄歎久之

○顯廟時余與青平沈都尉被　召曉詰闕中蓋
上欲以午時幸後苑命趍其前召臣等而內侍誤認
徑宣召命也當事者曰　上若聞兩都尉曉已詰闕
則吾輩當被罪罰不若待時以告之老瑞林友聞而
大言曰吾年老耳目之所覩記多矣人君最惡臣僚
之奏事不以實及為私黨周遮掩護雖於其時不即
加罪而心終不能忘其人或有橫罹之事則　上必
以為此人某時有欺君事某時有護黨事雖謀逆亦
可為前後因微事而陷重辟者甚多況吾輩乎今日

宣召之差失其時不過一時微罪當為公罪不以實告之自犯欺君則罪當何如耶

○政院老隷語人曰吾之供役政院持　命牌至士大夫家者屢十年矣前時士夫見　召牌則顛倒衣裳不遑駕而出或有難安情勢不得赴召則不敢晏然安坐雖盛暑必閉戶脫巾擁衾而卧以示病不能起動之狀於是乎尊君命之義猶可見矣今則持牌者八士夫庭中則或有古對人博奕見召牌而猶不輟徐曰吾不可赴召一言却之如不往儕友之相邀者是綱紀已壞而然也綱紀已壞國安得維持慨歎

不已

○光海在圍籬中聞廢世子及廢嬪因闕地跳出事皆不得令終號哭曰汝何生吾家汝何生吾家燕山幼穉之子尚不免死汝雖無罪猶難得免況有亡命之罪乎新王有仁德朝廷多先朝耆老必以禮葬汝汝可無憾矣固知天命之不可逃而鍾情之慟自不能摧抑哭擗不已嘔血數合昏倒不省良久稍定而曰余誤信人言多殺不辜吾子宜受此報我東方仁厚之國吾之幼女幸而不死長成有子則朝家必以待燕山外孫之例待之又復痛哭哭輒吐血見者悲

之其時圍籬別將以其目覩者追告於鄭右相維城鄭公為余先考左議政公言之如是宮人之在圍籬中者後亦言其事於人而一如別將之言云

○顯廟朝一貴家因　上命救護宮中貴兒危病幸而獲痊　上屢施酬勞之典而貴家意望無厭責報日加　上頗苦之而強勉善待時移事變終至於被禍槩根於伐功也余嘗歎之後見　太宗大王賜功臣宋居信教文則褒其有功而嘉其不伐宋居信為人行事今不可他求而觀其教文可知其小心謹慎亦可見人主之所深嘉歎者正在於有功而不伐也

嚮令貴家嘗讀此教文則或不無覺得而玉成也收
録于下以為後人戒其教文曰教翊戴佐命功臣奉
正大夫軍器寺少監宋居信　王若曰當危救患臣
子之忠誠行賞報功國家之常典惟爾居信氣槩強
悍志慮宏深斷斷無他之心謇謇匪躬之節可使為
干城之任者也予在潛邸出畋于郊忽遇猛獸以一
矢斃卒之際初不可測惟爾奮捍衛之志忘利害之
計躍馬馳入俾予得脫於呼吸之頃乃建萬世之功
自是厥後不為已功最勤夕勵調護益屢徵爾之功
焉有今日之是用稽諸古典立閣繪形勒碑紀績追

贈考妣宥及子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仍賜銀帶一腰表裏一套廐馬幾匹至可領也於戲既盟帶礪以質神明永作干城以衛王室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建文三年二月日 建文三年即我太宗大王元年辛巳也

○柳希亮光海朝國舅柳公自新之子也曾經京畿監司 仁祖反正後以光海朝戚里定配于巨濟希亮子斗立於戊辰年在京與於其從兄孝立迸謀仗法希亮以迸臣之父當死諸相臣以希亮平日謹慎之狀陳達于 上欲貸其死終為執法之論所奪金吾郎將就希亮所賜死告辭于公卿諸宰諸公各以

手書致慰爲希亮見書曰兒輩所爲吾實不知而收
司之律自有國法我死固當吾嘗自號霽嶠今絞死
於巨濟巧成言讖事皆前定天命不可逃也各修答
札以付金吾即乃即就死伊時公卿皆名相賢宰後
人所敬仰而既為之陳達　上前以明其賢良無過
又貽書慰問於臨死之際希亮平日處事行身於此
可以知之也丙午　顯廟幸温泉文谷金相國壽恒
以吏曹判書陪從来于先君下處以所嘗聞於其祖
考清陰公者言之如是先君亦述所聞以如文谷之
言余時侍傍得聞

○愼副學天翊於光海壬子登第而時值政亂不樂仕宦連在散地見　仁祖改玉以為見重清明之世可以彈冠重見勳臣主張合光海時未唱名兩榜改試為一榜而元勳子得叅以為新政之初勳臣弄權如此前頭之紊亂可知退居鄉曲不應　召命及孝廟即祚乃曰生不識吾君之顏大負臣子之分義為之入京一瞻天顏而歸

○崔右相後亮遲川相國之子也以質子將入瀋陽遲川戒之曰世子儲君也人臣之致敬在昕當然宰相子入質館則肅拜于　世子宮禮也若謁于大君

邸則便是私交國有禁焉近雖成例不可襲誤公會相面之外慎勿私謁一舉足必思謹慎毋以貽累於我云

○一長老曾經主文言於所親某宰曰人有一毫邪心必受無限困苦吾自為四學無官至于典文衙實無一毫循私之事故前後試士不可勝記而未常有一人以不正之言向我發口者吾不能堅持初心於所親一人不能無私自是後親戚故舊圖科者非一二人至有怨詈者我不得已辭遣文衙而人之置憾至今不已實吾私念一發之致今雖追悔亦無奈何

此可為後人戒故為言之云

○兩相國於公會相與語曰吾輩皆以無似幸登科第歷臺省八吏曹自郎官至判書又判兵曹以至大官於文武仕路久掌其彈駁通塞故自不無親戚賓客傳道干請之言而皆挾私意褒之過實貶之亦過實終不見一人口出誠實之言安得無世間無好人之歎也時余同坐一堂聞其言

○完南李相國廈源論人論事非目覩耳聞則未嘗向人發口或言某人有某事某人有某言或毀之或譽之則相國輒曰汝親聞而親見之乎人曰得聞傳

者之言耳相國曰汝不親見親聞則何向人說道耶使吾信汝言以汝所言言於公卿達於　上前而終歸無稽則吾將不免搆虛之科於汝安乎言者赧然○顯廟於一日夜猝有癢亂之候急召在直醫官疹候醫以薑汁調白蜜照氷進之勸　上就睡仍伏床下以俟之　上入睡良久而覺曰予體已快安時夜四更矣　上下問曰汝未屬內局之前業何事醫起而對曰賤臣以士族孽子假托儒名就食學宮而後學針術耳　上曰汝於居學時忝儒疏乎醫曰曾在孝廟朝四學生上疏請毀鄭介清書院臣亦忝矣

上曰鄭介清何時人而初何以設書院後何以毀之
醫曰臣於鄭介清其為前朝人我朝人其為文武官
臣尚且不知他何知之　上曰不知則何以忝其疏
醫曰泮儒陳疏時不從時議者則削名儒籍使善文
者不得赴舉使貪儒者失廩餼如臣仰哺之類何敢
違拒乎臣聞泮宮老隷之言光海朝館學儒生上章
請廢母后儒士中至有潛入厠間叩宵垂涕者而終
不得不隨忝云徵匹儒生之畏時議如此故儒疏列
録者其數雖多自来者不過若干人餘皆被驅而至
耳　上曰館學儒生陳疏時何人製疏醫曰例借於

善文宰相及名官矣　上曰乞文後添刪而用之乎
醫曰一從其本草矣　上曰汝既參疏而不知疏旨
諸生皆如汝乎醫曰臣之不識字　主上之所下燭
而不及於臣者亦多　上曰前後疏儒皆然乎醫曰
古事則臣不敢知而近聞進士崔錫萬生員林泳在
疏廳自撰此外則無所聞臣以至微至賤之身深夜
閒寂之中密近　龍床面承諄諄玉音當此之時而
何敢飾辭以對乎人必咎臣以直陳外間事而此則
有不可顧矣　上噫唏歎息曰以儒為名乞文於宰
臣令人大慙咄咄不已同時入侍醫官出而語所親

卿宰如是

○有一士族登科賀客盈堂時沂川洪相國命夏已陞宰列亦預焉主家方會優倡選擇其優者而無一可觀主家大夫人使女奴致言于諸宰曰男子幸登科第以吾在堂將率倡夫而優人朴男者先為市井富家子弟及第所占若得大官一言可以奪来望諸公圖之有一員望名宰在即令傔從曰去奪朴男来如或違拒并拿武人父子至洪公曰市井子之先占有名優人在渠固為愚濫而士大夫行事當前後一致今公曽為憲官推治王子奴之怙勢作挐者而令

公乃反使氣張勢其能無愧於彼奴乎使氣張勢光海朝宰相之所以敗國亡身吾儕不宜有此行也其宰面頸發赤愧謝不已後不敢以氣加人聞者歎洪公能言人所難言又嘉名宰改過不吝

○完豐府院君李公曙嘗言於人曰反正之初國人猝聞廢易不知新主之有聖德上下驚擾向背未定此不可以威勢鎮服事有至難言者完平李相國以先朝元老拜首相承召自呂州八朝人心始定鄭愚伏經世金沙溪長生張旅軒顯光鄭桐溪蘊次第八朝人情益安莫不心向王室思盡誠忠賢人之係國

家安危如此云

○仁祖朝一宰臣卒將斂而體廣棺板無可稱合者時吊客滿堂皆卿宰大官也棺工言某官某為其親措置大板此必合用諸宰送言請先用而即償板主曰親年已高朝夕不可保不敢聞命有文官方負時望追到聞板主不許招僉從曰汝以吾言往請之板主聞其言不敢出一言即以家馬載送文官大喜曰吾言何敢違也潛谷金相國在座見文官自大之狀歸語子弟曰人畏吾勢焰不敢言私情此可自反而全不覺悟欣然自得以誇其氣勢之能壓人此人決

非吉人也其人後果不良死云潛谷次子國昌男清風府院公言余

○玉堂老吏某言於諸少吏曰柳於于夢寅所著書有人老則神之語吾以為人老則精神消亡漸就澌盡豈有反能神也此必虛言耳及吾年老始乃大悟吾以玉堂吏長在士夫論議之地經閱既多以其已行之轍卜其将来之事無一不中然後知柳老之不我欺也士夫在臺閣在藝苑在銓堂行其職掌而已而世有喜事之人必欲主張時論於彈駁通塞之際無不干預至於能文之人則荅受其報復昔者某某

有此行終罹大禍今見西人某某南人某某又如此其不得令終必矣已或得免殃必在後吾老矣雖不及見汝輩當見之矣可銘諸心以待之少吏輩以為誕妄不信後皆一如其言莫不追思歎服焉

○世之信雜術而要福者多不得其死以衆所共知者言之有甲乙丙三人送幣於中國聞命於術者其推甲命書曰某年似有害已之人善為防避或可免灾禦戒令謹身以避其禍也而甲以為某也與我不好所謂害已者必此人也無他端而欲為除去經營不已反為其人所害竟遭凶禍其推乙命書曰某年

在某職則或可防害乃權之職也乙信某言納款權貴等某職必得乃已後權貴凶敗乙與之同敗其推丙命書曰四柱中有貴格而格甚軟脆如婦人必有婦人者為之圖貴丙因此生邪念托跡奧路希望匪分亦不得良死彼三人者不見推命書之前即皆心安無事之人而動於卜術自促其死有一長老以三人事語沙溪金叅判長生金公曰古人有言亡國之道非一而好兵者必亡亡身之道非一而好色者必亡余欲繫之曰亡家之道非一而好雜術者必亡云文谷金相國壽恒與余伴直摠府言之如是

○自點孽嫉一人識字恭謹常在自點家情同父子而以其未嘗作過之故能脫禍於自點之獄年老家居有隣居長老問之曰　仁祖初喪　昭顯世子為宗社大計擇賢建儲　孝廟居次嫡以鳳林大君陞儲位始自點同金昇平贊定大議及至戊子己丑年間反得不欲臣事　世子之謗終以此伏法家無噍類前後不同果如是耶老庶孽曰噫自點貪橫恃一無識人而然其受禍之慘只坐篤信雜術耳自點貪窮時有術者論其命謂當位極人臣富甲一國子孫蒲前而其言皆符以此无信雜術信之不疑常令雜

術之士留宿家中評論人壽夭貴賤而所親狎術士有求官者有求財者皆不得即副其願以此怨望相與流言曰自點使術士推筭　世子之命其言大播至徹　大內毋論術士言之虛實真僞凶言如此則自點宜有所驚懼而迎致術士猶且不已其終遭禍敗人多言之而誤自點者皆雜術為祟耳仍語人曰願毋令雜術之士入門如自點之凶國害家云柳正即璞親聞老庶孽與長老酬酢之語言於余如是

○皇明于穀山慎言行有言曰開元十年勑卜相占倏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此良法也公卿大臣

事當避忌占相問卜欲以何為平時訪問休咎計
笑得失其於形迹已為不雅至若挾震主之威處
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視休咎猝遇搆陷
可至赤族顧平世不覺爾于公此言有若預知自
點之以雜術凶禍而先戒者然茲錄之以告後人
○吏曹老吏李甲男常言趙叅判錫胤見一人賢而
不與於銓郎之薦大言於朝中極力汲引得拜銓郎
果能稱職名望遂著連居銓地趙公親戚請于趙公
曰某人感公深矣公誠一開口吾輩可做官趙公曰
某也不喜交遊故人不知其賢我故薦之謂彼感我

而有求於彼則是市井牟利之心也趙叅判壽益為考官試士時有一試券為諸考官所短而趙公力右之終置高等後遂榮顯其人誤認趙公知為已文而故取之為趙公報恩無所不用其極而趙公終不以好顏遇之人問其故趙公曰我以公心取之而自作德色希望其報則是奴隷之行也兩公終無片言半辭之涉於要求者古之人持心如此近觀士夫有小惠於人則其責報無異賣買者之索價吾於兩公益篤追仰之心云余表叔南原尹親聞甲男之言語余

○金歸溪佐明為兵判時兵曹老吏張義昌言于一

武帥曰有一士夫自謂與兵判為知心之交日輒乘昏而来夜深而去金公既不得安寢又慮其行止荒唐甚苦之而其人自認見重於金公言於人曰吾若發口金公必無不從今日為某人請僉使明日又為某人請虞候又明日請以某人為宣傳官摠府即以至於兵水閒擬無不干求日日如是金公隱忍不示苦色而一不採施其人始覺其以雜流待之不勝恨遂有謀害之意做作罔測之言若非金公坐地幾不免陷於死地云武帥以義昌之言言於余

○有閭巷老人為壽職嘉善者在光海時以宰臣韓

縉男陪吏供役晝夜在側故能知其時事嘗言縉男主張時論門庭如市中有南人士人一人西人士夫一人趍附縉男欲籍其吹噓縉男曰吾輩不幸誤入凶地譬如盲者陷圊厠不能轉身到今雖覺非改行無以贖其死故因擾要地以娛生前而實島中魚耳自知凶死不遠君輩初既不染於大北之論身在安地何為效尤吾輩自就死地終不引以為黨縉男後見李爾瞻曰人不知吾輩被刑戮迫在朝夕顧八吾黨以輩富貴其愚迷甚於吾輩相與唏噓云

○有一文官出入基閣以能文名而貧無家嘗借寓

吏曹書吏鄭徵家挾室多年同居故情同孽屬一日庭試時文官為試官畢歸家曰今日探得某人文擢第他日受報不可量徵曰噫進賜其將凶死矣文官驚曰何以言之徵曰吾於少時見一宰臣為考官拈出名家子文登第名家子即入藝苑玉堂以至兩銓之長一宰子婿弟侄從孫外戚妻黨親舊求官之請無日不至又自求為諫官憲長銙署提調又自萬戶僉使至兵水使按窠請之其友人曰彼雖感德豈不為難堪乎一宰曰彼非我則無以致此位吾德大矣吾何為不責報乎名家子內甚苦之而忍耐強從後有

迸獄一宰名出獄辭死於獄中名家子聞其死喜見于色其子弟無不踊躍幾至酌酒相賀今日進賜所得某者吾亦常知其為人必不能耐苦順適進賜若不識世情責報無已則吾恐進賜終遺赤族之禍文官大驚曰非汝誰肯發肝膈之言終不施德色於某人人謂鄭徵能言人所難言又稱文官善於補過

○仁祖朝嘗親臨行都目政吳相國允謙為吏曹判書以吳姓人首擬初仕之窠　上問此何許人吳公對曰臣之族人奉先祀者而為人亦可堪任故首擬矣　上即落點于其人政畢　上賜酒兩銓官吳公大

醉進仗　御床下垂涕　上問何以泣吳公對曰國將亡是以泣　上曰何也吳公曰臣初以私人首擬而既面承　下詢則咫尺之地臣不敢隱以實對而自　上仍下恩點於其人是拘於臣顏情而不以正道責臣也在上者先失正道在下者又從而失正道則國不亡而何　仁祖和顏而笑之靑平尉沈公聞李大憲敏迪言常言於余

○光海時國舅柳公子孫衆多競尚豪侈人之見其車馬服餙居室郊舍江亭者莫不欲取為己物柳公之子京畿監司希亮嘗語金清陰曰吾門將盡劉孚

有一長物為人所欲亦足為殺身之資今為人所欲
取者不可一二數雖平世盛德之家猶難得保況亂
世戚里家乎吾輩非有功德而爵位隆赫諸子諸孫
自其墮地好衣好食以為世間事當然不思謹身以
報國安能久享天祿家舍田民終當為他人有而沒
八公家然後方歸他人是吾家滅亡之徵也至癸亥
反正諸柳或死或竄希亮亦在竄中臨行語清陰曰
吾門子弟習見宮禁侈靡而不知人間有寒苦事全
昧安分素位之義而今謫窮荒絶塞必不堪其苦妄
生邪念復思繁華天豈為不良子弟復假以繁華之

福乎其必再禍吾門噍類無遺矣至戊辰歲謫居子弟中有謀逆者果如其言余外祖南府君親聞清陰之言常言於後人云

○龍洲趙判樞絅在亞卿班時往一宰臣家蔭官老人在座於龍洲及主人皆少時友也主人晩得孫兒年方六七而嬌愛之甚使兒辱蔭官兒大呼犬子乎牛子乎主人觀其狀以為樂曰少兒能辱老者氣骨非凡必興吾門龍洲正色曰少兒心氣未定雖自幼少時撻而教之使敬長老猶或有不奉其教者今教之侮辱以為戲觀若此不已習與性成則兒認以為老

者既可慢則兄可慢父可慢君上亦可慢世間無可致敬之人則幾何不知於犯惡逆許筠幼時文才奇異父兄只嬌愛之無所裁抑故以為家無可畏國無可畏終以此為祟至於伏法豈不殷鑑乎主人面色青黑氣塞不能言寫字官金義信在宰臣坐側供書役親聽其言言于人

○雪峰姜判樞栢年閑居時有二客并来皆好衣好食者也姜公曰近来無鱀否一客曰冬日甚寒而奴僕時疾不能取柴未得多爇煖突又不得重覆毛衾寒苦不堪一客曰每日午間必炙肉為肴飲旨酒一椀

以為常今秋庄穀船敗有所不贍只喫朝夕之飯其餒難堪姜公笑曰寒時思露處報更卒則吾身不寒餒時思路遠寒乞人則吾腹自飽槩諷諭欲使知止也二客赧然云黃同知澤在座聞之言於諸少年使之書諸紳

○宰臣某與金清陰尚憲同受試士之命八棍院宰臣曰吾家婦女得受賂之謗而吾實不見其受賂金公曰設或受賂公安得見之公於婦女之言能一切不從乎宰臣曰間或從之金公曰此所以行賂也安得無謗宰臣曰何以則可防此路金公曰公於婦女

之請有時而行故有納賂者一無見施者則錐撻而使納賂必無遺之者身為大官不能以道御家欲譏察其行賂者而禁之不亦過乎宰臣大寮歸家之後一如金公之言舊習頓革謗亦隨止婦女輩知其有所受常罵金公曰彼老漢自為清白吏足矣何令人效之使我喫苦如此

○有甲乙兩人貴而富皆有女嫁時衣服金翠簪珥之屬不可勝數而兩家女皆無後早死甲還奪其寶貝衣服盡碎之燒之曰何忍使婿之後妻得之也乙之婿懲甲之為籍而還之乙又還之曰君得後妻

即以前妻服餙與之使有所芬華則於心有不忍若堅封牢蔵以待生男娶室傳之子婦則豈不順於事理安於人情乎仙源金相國尚容閻而曰人性之不同何其如此一可師範一可懲戒云

○文官某子婦之父為吏曹判書文官為侄子求為教官判書知其人不能堪任不即舉擬文官大怒招子婦責之曰汝為吾家婦而汝父尚靳一命之官於吾侄汝何顔面在吾家歸汝家仍令婢僕扶擁上馬促鞭驅之終遂其計又判書先墓近地有亭舍宜於閭者之居而累代相傳文官見而欲之迫脅子婦如

求官時終奪乃已仙源金相國聞而歎曰文官他事姑不論只此二事距惡不能容一髮云金公孫婿李叅判廷虔嘗以此事言于余季父叅判公云

○余於兒時入禁中　宣廟時宮女白頭遺存者尚有二三人時　顯廟在春宮招之前問　祖宗故事老宮人曰昔有後宮兩人於異時事變之後自知有罪將死財且沒官而一人則曰我恃寵而不知謹使君上受啓寵納侮之謗大累君德又使吾之族屬驕橫閭里民受其害因一女害于國者實多天豈不降殃吾實甘心就死何敢怨尤吾家財產皆國家之賜也

吾無罪則固當享用有罪則還納公家理之常也仍籍家中所有不遺一毫粘付壁上戒家人曰待官家之沒入以此告之無有所隱一人則曰寵我者君上也驕我者君上也惡我者君上也罪在君上我何有罪舍忿嚥毒盖肆凶惡盡括所蔵寶玩之屬納于砧臼搗而碎之曰官家必收吾之財産頒賜發我罪者以為酬功之資無寧自我毀碎之以快吾心人性之不同如此云余與盖平青平寅平三都尉侍　春宮得聽老宮人之言

○尊貴家接客之際婢僕奴隷只知致敬於與主人

相将之人至於貧賤之人不以誠禮待之非特家力有所不贍且有易生慢忽之心而然也余見永安尉洪公家異於是於卿族丐乞庶汎貧寒人来謁者及寫字官畫員醫員秩卑之類因事来留者其供饋在於洪公所不見之處而炊飯作羹炙肉煎茶之事皆盡淨潔雖工匠賤隷亦未嘗有粗陋不堪食退有慍語者余少時不知其可貴以為尋常事年長後多見公子宰相家事仍以已之不能御家益知永安公之家法實有人所不及者矣凡貴家僕隷能奉承主意者絶無雖其尊屬長老之来留者若非尊貴者則其

供奉猶不知禮主人至發其慢忽不敬者楖之杖之其習不改而洪公不施杖不呵責而僕隷能體主意其禮待至及於賤流後之人自至尊貴之位歷閱世事然後必知其難以為永安公乃某等人也

○余嘗謁雪峰姜公姜公以少時所嘗聞先輩鉅公之言言之善惡受報之理或未必皆中而天必降殃必不得免者有三秉史筆而以私好惡句斷人善惡傳言後世者必有殃掌試士而容私於取捨之際使讀書老儒見屈抱怨者必有殃掌銓選而用人不公使賢才空老者必有殃其中史筆不公為造物所憎

疾受報最酷云

○李晦齋彦迪即吏曹判書孫公重敦之甥侄也李公在鄉曲讀書不求知於世故人無知之者及登科分館也槐院諸郎認為寒門冷族不取之終屬於校書館人有言於孫公者曰槐院諸人若知李某之為公甥則必當首擧而公終不開口以明其族派何耶公曰吾甥志尚不苟若藉吾吹噓而發揚則必不肯仕吾以是終不敢為一言云

○有一年老武官嘗於人家見一年少名官與其父友聯席而坐無少遜避而見者不以為駭歸以語人

因喟然太息曰吾嘗見西谷李判敦正英在年少時以前任翰林為私行逢竹陰趙忞判希逸於高陽惠陰嶺時趙公年尊李公下馬拱手而立趙公駐馬與語良久乃行行過屢十步意回首呼之曰吾有未盡語可来更聽李公即下馬趍進鞠躬請教聞者以為當然不甚稱賞蓋于時士大夫皆有敬長之風故有盛德者能以長者自居年少者亦能卑遜自将也今則為下官而不敬其上官以庶孽而凌侮其嫡子自以為高節能事今之距兩公相與之時僅七十餘年而風俗之壞一變至此吾安得不傷心而累唏乎云

○崇禎丙子亂前有某姓牧使喪室無子再娶而多生子女前室神主有時作怪或為叩頭狀或唧唧作聲牧使與後妻謀祈禳之招巫王介母稱名者使為之巫曰但使後妻子省墓必謹享祀必誠事死如事生克盡敬奉之道無所間於所生之母則至誠感通灾異自當止息而實順於事理何不為順理應為之事而為此逆理無稽之事乎吾雖以欺人取食為業決不敢承命聞者為牧使代慙司僕主簿朴震禧聞於成陵府院君李公澥語余

○清陰金公出繼為人後遭本生外從妹之喪曰有緦

不降之文著巾帶成服後有為人後者遭本宗緦親當
降無服之喪以清陰公之事稟議於鄭愚伏鄭公曰
清陰之意出於從厚君亦從厚可也余是出繼人也嘗
聞流傳兩公之言故於內外緦親之喪不降而服之
○老譯金謹行疾甚有故人子姜譯者就床泣曰先
生今不可復起矣請聞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謹行曰
吾輩不交宰相則無以發身伺候公卿之門勢所不
免也然而必敗之家則不可輕進以取連累之禍姜
譯者曰何以知其必敗謹行曰宰相取禍之道非一而
身不離要津好議論會賓客車馬盈門者必敗聚無

賴嗢利之類論難東西轉移存本取利之說者必敗邀雜術之士好談公私吉凶者必敗欲得愛人下士之名而不知古今人心之不同使粉飾言貌假稱儒士者自作警言嗢人利已者交搆彼此朝晝異行者結聯奧路喜交士夫者恒在座上者必敗宰相敗則賓客例被連逮差失一足大禍隨至必加審察而後入其門毋使人指稱某家狎客可也

○李相國行遠族人有行祥祭者相國往叅祭饌豐侈至不能容排於床卓盖效　國哀時大內奠物也相國見而駭之曰人臣家祭物何敢如此我以宗老

既不能禁又從而叅祭則是助其無禮也不待祭畢徑出而歸主家者愧不敢復為犯分之事

○宰臣甲律已清嚴擇人而交見重於搢紳間其所親中宰臣乙以不良指目於世而乙有所言甲無不曲從至於不是之事亦不能違拒人皆謂甲於乙交深故溺愛不明乃以不知人疑之甲有子善文而有識一日密問於其父曰乙本不良人耳大人以同朝之故不幸相識何乃遇之特別取譏於人耶子甚慨然甲曰汝謂吾不知耶吾不幸既與之交若不善待使彼含毒則陰中之禍將無所不至吾所以屈心待之正為汝輩

免禍地也毋論是非事有關乙者慎勿出口此是父子間深夜密語而有一吏以時急書寫事供役於窓外潛聽之歸語其同伴曰吾輩於相知人或有心知其惡而隱忍善待常自歉坐地微賤不得不爾云及聞某宰父子之相語然後始知人間事無不有云有老吏親聞吏言後言於人金承旨龜萬聞而言之

○名官甲與乙結為親朋人謂元白之交無以加此甲善於文以善撰罪人供辭名世乙出宰外邑有所常不恢者為御史彈舉其不法狀將就吏請甲搆供草曰吾於治郡果多有不循法度之事御史彈章皆

是實狀非搆虛陷人之意吾豈可餙辭發明今搆供
草但以服罪之意搆出可也甲曰若爾則受罪不細
必挽入許多眩亂之辭文餙之方可謂周遮掩迹亦
可以動君父之聽不可不如是遂即下筆而語皆粧
撰無一辭白直乙唯唯不卞袖其草歸語其父曰甲
既以游辭欺君為能事又勸人欺君推度其心終必
為背君背父之人子欲絶交矣其父大叱曰待人之道
不可疾之已甚汝既疑其心則益加善待外不露圭
角可也汝何為彰言其惡乎彼既以欺君為能事則
其於殺汝亦不能乎趙忞判壽益嘗聞此事以語後

生曰甲自以為能出奇謀謂君父亦可欺而不知人之疑其心至於背君背父使世之好用權謀自以為能事者聞此言當知所自反云吳判書挺一與余伴直捴府言之

○今　上乙卯有科獄一文官對衆賓攘臂大言曰盡斬此輩勘以逆律然後士習可正論議風生人莫敢折難文官亡父嘗有眄娼常以乞食往来文官家時年老語妄見文官峻論於科獄之治乃曰昔有淫娼月臺仙者所行無狀諸娼妓亦嘗賤棄而外餙言貌自謂能持貞心人莫不笑之今日科獄罪人以公法

言之則孰不曰可殺而公之不得以正道擢第入多知之公反欲峻論壓人以掩已迹何其如月暈仙耶世所謂峻論乃内省不愧者之事如公者譊譊若恒存不足之心可也文官大慚面汗滴地不能語云有一醫人親見之言於所親宗班如是

○今　上戊午　上倭未寧宮人輩聞巫女一今者以靈巫見稱於閭里招致外宮俾令為國家禱疾其供具之費甚多巫曰吾無以資活假托憑神欺取尺布升米以資衣食而尚且知罪恐皇天降罰豈敢欺瞞大内乎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吾見士大夫之猝致富

貴者未嘗有一人令終吾何以蹈其轍而自就死地乎寧受重罪不敢承命老宮人掌事者喟然太息曰使朝廷士大夫皆如此巫豈有橫罹禍網者乎招他巫代之掖庭吏屬供役於享神時者親見之稱道如是

○金監司澄久在臺閣前後彈擊不可勝數洪政丞重普未入閣屢遭其彈同春宋判書浚吉意洪公或心不平欲為調劑邀政丞監司而不使兩公知其并邀緊慮知之則不来要其避逅相逢也既會監司謂政丞曰公取友能得如吾者數人公可為極盡無餘蘊

之人洪公和顔大笑曰君之玉成于我者多矣誠可感幸而俗語不云乎雖好歌每唱則厭聽君之彈我已不少訖可止矣監司亦大笑宋公曰宰相之寛弘如此國可以賴安豈非國家之福耶

○元政丞斗杓在鄉列時尹叅議善道陳章彈論至曰殿下不見其形顧察其影聞者亦莫不代怖而元公不少介懷後逢叅議於朝房曰必欲殺我何其已甚耶叅議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於公何損元公和顔大笑見者韙之

○一宰相好寛容親狎者輒皆得官故門庭如市有

一客忽然絶跡只於新歲元日来候宰臣命僉從推背出之曰汝以吾家謂將被禍耶汝如危之更不来有老吏逮事完豊府院君李公曙者聞而竊笑曰昔李公門客某忽然不来諸客爭短之李公曰此必有識人也必見吾所為不善有可敗之事恐其遣逮也人實危我而我自不知怒其不来是何異於灌油以救火招其人請問其憂我者何事多所改行今宰臣持心與完豊君大不同古今人孰得孰失後必有能辨之者云

○李判書慶徽欲以讀書儒士薦仕與其弟原任吏

判慶億搜問可薦者書諸冊子以待大政而收用老儒其名在録中當被首擧前大政二日以白蜂蜜一缸餉李公李嗟咄曰一命之官亦有數也抹去其名

○趙監司世煜嘗曰吾嘗獲習於趙龍洲綱語及大家子孫之多不得善其終者龍洲曰凡大家子孫之殘微為軍保者非有祖先積德之蔭不能致吾問其故龍洲曰政丞之子為判書判書之子為叅判荅降下等至于史庫叅奉而叅奉之子孫為軍保則其不見禍患而漸就殘微可見也不能積德之家則未及史庫叅奉或死於凶獘宗祓夷滅或多行不義為世

大僚求為軍保而且不可得也吾常敬服其言至今不忘云監司於　顯廟庚戌與余赴燕京留玉河館時言之如是

○我從祖叅判公（鄭廣敬）未釋褐時與白江李相國及他儒生五六人讀書山堂其中一儒好色特異未嘗耐過五六日歸家甚數諸生待其還来輒問其房帷間事白江曰男女交合本為嗣續固是不可廢者而必以深夜行之乃所以秘不欲人知也不可問幽暗之事使人知之從祖服其言嘗以此語人

○某司吏某甲嗜酒不識字而能預知朝著換局之

期輒以語人前後一不錯了主司即官意或以雜術推知招問其故吏曰吾有奇術但以一事知之吾供役官府之後始見南人士夫當路稍久同色人中有非其所為危其所行不欲深跡以示自異者未久而南人敗其後庚申之西人已巳之南人甲戌後少論老論互相替入而自中有異論以示不同南人時則終必有變蓋親戚朋友憂其與禍然後不得不貳之其為親戚朋友所憂而能無禍者未之有也非但朝著如此多見宰相門下素所親狎者忽言我獲罪於某家以明相絶之狀者皆見其必危而有是語也故

其家果未有不敗者吾以是屢驗而知之耳卽官嗟嘆曰汝之識見過於吾輩遠矣

○今　上朝有女醫甚常以治婦人病往来士夫家一公子方召冊工六七人粧績屢千卷冊子女醫見而語人曰凡物多聚則必敗嘗見務聚之家終莫不散歸於所不知何人不然則沒入官府不惟財帛為然書冊亦然公子之冊何其多耶未久而公子死於罪財歸地府冊入藝閣女醫之言亦可謂達理矣

○某姓者以通貨異國為業家甚富有女入宮進環某忽不樂在家以買遷為名出在遠地罕歸其家

以至於死其未死也隣翁問於某之奴婢曰汝主一
自殘女進環不樂居家者何也婢曰吾主乃大賈也
辛勤致富本欲於一室之內左右對妻妾前後列子孫
醉飽以過一生也豈樂連歲移家喫客遊之苦哉但
以殘女進環之後士夫密使人致款於吾主願交者
踵相接不絕日加月增使吾主受西人納款則南人
必欲殺之受南人納款則西人必欲殺之於西於南
勢不俱全故避之居遠不得已也婢仍告納款者某
也某也而隣翁只以其事言於人俾知為戒終不言
其為誰聞者稱隣之有篤厚之風翁之友老譯某聞

其言言於所親士夫如是

○近有一吏曹官見官隷多不堪供役使首隷擇其勤幹者以代之首隷皆以其所親充定反不如舊人官長捽以首隷責之曰汝何敢容私以欺官長時首隷適醉以首頓地曰吾實護私黨欺官長犯此罪者法當死請被大辟官長以為使酒不解其言笞臀若干以罰之首隷出語同伴曰官長之護黨欺君甚於下輩而乃反責我以持心公平故吾以己罪比諷而官長不解聽矣居上者誠能先自公正則在下者豈敢不體行而後迷不知吾安得不侮仍以醜言詬辱不

已見者駭之告于官長官長笑曰我既黨私又不能以直道事君首隸之辱我宜矣終不介念聞者多之

○一宰臣往某地隣有武人曾以罪謫其地蒙放而仍居者宰臣曰何不反京而仍居武人曰天之所以愛人者至矣而人不知愍天右人皆非理達者也吾少時膂力過人且善弓馬沈器遠以元勳大臣恩眷方隆迎接武夫廣求力士聞吾名使人召致遇之特厚日賜食月賜衣吾以微賤武人受知貴人豈無感激之心常欲為相國一死而恨不得其所時吾方以習讀從仕有不良僚負以非罪搆我罪將不測器遠圖

輕其罪編配之某地謂曰汝能耐過數三朔則吾將脫汝罪而召之饋酒贐物吾涕泣辭出是冬未冬也翌年三月罷遠謀反事發親押門客無不被逮免死者無幾吾至是方覺罷遠之辱我者欲用於犯闕時也使我當其時則雖欲不從勢不可得赤族之誅理難得免而吾以在謫之故獨全性命此吾福地擬將世居而僚負之當日搆我反為福我人間萬事惟當順受不可經營於禍福之間每以此戒後人云

○柳江男汝恪有妓妾寵之專房生一女同居一室一日夫人以妾之過失告之柳公不詰其虛實黜其妾

而留其女曰夫人必不我欺辭氣妥然不少變聞者莫不歎服

○一士人問於老盲尹名世曰信卜崇佛好神而未有不罹凶禍者此何理耶名世曰古之信卜者不過欲知有厄之年避凶而已古之崇佛者不過持慈悲之心以斷惡念而已古之好神者不過時節享祀而已今之信卜者若值行年運通則必欲曲逕進取今之崇佛者行不義而求佛力今之好神者所望非分而欲神之助皆天之所惡也不免於禍其理昭昭此非難知之事云

○二品宰某按節四道號令嚴重犯法者未嘗貸之為全羅方伯時巡行列邑各邑修治道路架木造橋於川渠有人乘夜燒一處大橋槩有怨於掌橋之吏欲其被重罪也吏度不能更造於巡到之前乃曰方伯必不相怨與其無罪而受痛楚不若死而無知自經於橋下而死二品聞之大驚歎曰吏只聞余於有罪者必施重罪而不知於非情者則必加容恕畏悔而遽自死雖其愚迷之致豈非由我而死耶為之嗟惋不已嘗懷慊怛之心對人輒言趙監司世煌嘗親聞二品之言言於余如是

○善文人某甲每於大小科為人所誘從外代述臨
老貧不能自存流離四方丐乞資生親朋問其故某
甲曰吾於賣文之時自謂代述捷科則當受其厚報
可以終身溫飽矣彼既顯揚則見吾輒羞愧不欲相
對雖或強勉言笑中心則欲其死以滅跡藉吾得科
者無一人不然吾若仍復往来又遭毒殺之變故不得
已歸窮鄉以避禍也幸為我傳說此言於賣文者俾
為後人戒云三品某按節嶺南時見其彷徨路次哀
而呼之曰君文華早著與辛喜季齊名大為文章鉅
公所賞愛將来官爵亦當如辛喜季可謂前路坦坦

奈何自蹈邪徑而至於斯能無悔乎其人但稱天道昭昭涕泣不已三品厚給衣資糧饌而送之辛喜季庶孽文官能文者也

○賤人崔戍者以傔從隨金歸溪佐明金公判户曹時以戍差書吏使掌饒處戍毋詣門告之曰戍不可使金公曰何謂也毋曰賤物早年喪夫只與戍相依為命而貧不能自存糟糠亦不能繼今戍幸而善書見賞於相公得日料自是母子喫飯而有富人見戍供役於宰相左右以女妻之戍在妻家未十日言於人曰佐飯中白魚羹味淡不可食旬日之內侈心已

生若使之服役於財貨府庫之間則其心日加月增終必犯死罪而後已吾不忍將子就死地相公如以成有筆才而不欲終棄則月給斗糧僅使餬口不至餓死則恩莫大焉金公大異之皆如其言又以米布帖給其母曰趙括之母何以加此嗟賞不已

○李統制使顯達　仁祖朝武臣也屢經閫帥家頗豐裕而嫡無產妾有子使妾秉家置夫人于異室月分衣食之資統制之歿也夫人入正室妾跪進一封文書曰此乃家財摠錄也公武人也不識御家之禮使妾掌家事妾賤不敢違其志而粗知尊卑分義故

不敢私用一疋布一兩銀常録家中所有以成冊子者正擬待今日以獻夫人也謹此呈納仍伏地竢命夫人不拆見以投于地曰吾若追咎於汝是彰吾夫不德吾不忍為也汝仍舊行管庫事享我如享家翁在世時仍與同居終不以前日事介念聞者莫不智其妾而賢其家

○有某人家老婢於科期迫近之日持賽神之物往女巫家禱神曰吾主某官某不幸有文名國有大小科舉每為試官而賦性躁妄全不知科場事重一入試院輒有謗言人皆謂必遭大禍而吾主猶不覺悟

自以為安願神變易其心使為謹慎之人無陷大僇言訖僕僕起拜撙手終日時宗室家女奴亦以祈禱来巫家親見其狀告于其主聞者莫不笑其愚而嘉其忠完平君（宗室也）適在坐親聞其語言於余

○今　上朝有以書吏陞為內司官者前死之月言於所親士人曰吾以故時下吏時或候謁舊識士夫則以我職在內司之故謂應備宮中事必問內侍之為上所愛者為誰女侍之有寵為誰及其族屬之誰某此不過心不安靜且昧古人不問溫室樹之義而傍聽者或疑其有意採問因緣作逕耆厚莫甚願措大

懲戒於此慎勿與吾輩語及宮禁事云

○今　上庚申春許丈及第積方為首相相門狎客上變告首相孽子校書正字堅推戴宗室反形已具朝家鞫治之及第急出郭外席藁俟罪時親戚故舊多出往視之者及第謂諸客曰君輩諉以父子間人所難言而不能直斥堅惡於我者容或常情之所不免而乃反稱堅為賢使吾迷惑信聽何也吾常遇君輩何如而負我若此之甚也諸客低頭愧忸不能言及第顧謂一老族曰君常以嚴世蕃事諷我而我不能悟吾死固當傍有一老人告之曰逮捕將及于公願

早自裁及第曰吾有惡子亂國敗家為其父者法當
連坐吾将就伏邦刑以彰王法今若欲免顯誅仰藥
先死非吾所以敬君命也又飭奴輩曰堅伏法之後
慎勿收屍任他為狗彘烏鳶食少謝吾罪仍謂老羸
曰吾於少時為憲府官路見年少賤漢之所着服色
如貴公子捉囚之獄開衙将杖之際門外有乘憤詬
辱之聲拿入問之乃被囚者之妻而其服飾奢侈又
如王家女余痛之即令猛杖而并殺之至堅生之日
夢有老人来言曰汝思某年間殺人夫妻之事乎罪
固當死而童騃無識之兒何知法理重罪其父母可

也而使幼男幼女一時駢死非所以持慈悲之心原情定罪也天以是降罰生此惡子于汝家覆滅汝家余覺而惡之至今不能忘而以事涉虛誕不敢向人說道今始乃符皆由余積惡所致而事皆前定亦無奈何許之庶幸為吾庶妹夫且其親戚故舊中亦多有往来吾家者故得聞其詳許之大人利川公僩於先君兄弟交厚情誼不泛利川公之卒也先君冀憲公以詩挽之曰憶曾催赴鳳凰城深荷慇勤慮死生那料病身回故國遽驚凶訃到中程年忘老少嘗知已哭為公私更失聲惟使後人敦世好兩家終不負

幽明先君之戒托如此而余於許丈未敗之前不得以一言半辭為先事之戒有一分之救每一念至愧負先旨不覺面頸發赤也

○李政丞浣為訓將時遭服制中軍以下依例就其家問候人馬闐塞安國坊路上人不得行尹叅判鍊適大醉過去而問曰李浣叛耶何軍馬之多聚如是教鍊官洪應龜聞其言大驚入告李公李公笑曰尹令公欲使我省覺知懼禍敗不及故為此危言以諷我之豈非我頂門上一針耶仍下令于將校更勿令人馬雜沓門庭洪判書處亮聞而曰此一事可卜李公

生死有始有終不罹禍網死必易簀計聞哀榮備至云

○某姓武人招見兵曹政色首吏李英任問曰吾登科卄年而尚未得一命之官吾有世傳亭基於京江有景致真宰相之所可居吾欲以汝為媒爵之捄願指示可獻之處英任曰宰相之能知不受非義之獻者不以公受私不知此義者未嘗有不罹禍網者及其未敗而受賕亦未可必吾不敢言某處可獻某處不可獻云

○李叅議惟諴之戚屬一人有外居奴業市井者家

甚富饒納累百金于其主贖其身及子女文券既成托身軍門衣錦乘肥大肆芬華又與良家子業武者為友有從仕之望而其主猶以舊主之威徵責備至少有差違送奴紛挐使閭里知原係賤籍聞者莫不言其無恕李叅議聞而責之曰凡使奴之道自有限節雖在供役之奴尚且度其所能行而責之今奴之自贖其身者正欲無所拘礙自便行止也君既許贖其身又從而迫脅責之以人所不堪之事誠使奴知舊時奴主分義能如孝子之撻之流血而不敢怨者則在渠固為享福之道而奴或不然益懷怨懟則戮

窮而啄禍將不測古人不曰患生所忽而禍起微細乎君不可為此已甚也其人唯唯不答歸語家人曰李某孱人也不可與言後奴果結托要津及奧密處潛蹤設計發其主陰事搆成死罪其人載車將就行刑之所見李公奴立路傍者呼而語之曰吾不聽汝主藥石之戒乃至於此吾固當死痛哭一聲而去云黃同知澤詳知其事實為後人言之如是

○今　上朝閔判書就道判刑曹決訟若干度諸見屈者聚會於路竢判書就衙高聲曰公受某人金某人馬某人錦知其非而強直之吾輩無此物故公知其

是而強屈之公将白日震死判書召諸吏罵者八官庭和顔諭之曰吾雖以公心決折而吾本矇瞶人也其何能善決每一決訟未嘗不疑惑已所以自歉者如此則汝輩之稱冤安足恠乎吾實不受賂而吾之家人不能盡善則從中受賂吾亦不敢保其必無矣誠有是事家人宜被瞞告其主之罪吾亦當受不齊家之罪汝輩悉暴所欲言者以訴臺官或訴備局或擊鼓登聞吾雖因此至於竄配誓不為怒開諭以遣終無不平底色刑曹郎吏相與嗟嘆曰人情恒苦不知其已短凡有議已者鮮不恚怒而閔判書自知其

不明開誠心謝遣之此實末世稀有之事云

○今　上三十五年己丑春堤川居權姓士人謂司導直長李君秉淵曰數年前忠州人尹鳴韓於忠州近豐清風三邑接界之地為造亭舍開基得古埋磁椀椀內有墨書桃源洞記此是古跡不可不使好古者知之故今為君謄書以遺之云其記曰蕊之若翁院東數里強有浮雲富貴者不知何許人而俗傳缺侍即云若人也自曾年永謝簪笏占得此洞後依石阜結草屋前架石阜構小亭其後石阜乃玄圃頭也其前石阜乃丹鳳墓也玄圃之左右丹鳳之前後青山

簇擁小溪流出其中而主翁採秀餘閒種千樹桃於
山之阿澗之濱不數許載乃挾岂成林每當春迴則
紅艷爛熳霞影濃郁適於其時海平尹相國過孫登
亭遊玩半日肇錫洞名曰桃源洞又題詩曰宦海風
波一介臣武陵春樹避秦人紅桃麗日粧仙洞却恐
漁郎引俗塵厥後主翁登仙古亭巋然獨存余恐其
久而洞之佳名湮沒不傳也具載始末於玉椀藏之
壇下巖石邊以為来世記認之資云爾續成一律曰
丹鳳名亭獨巋然令威華表返何年空桑来刼應為
主啓得他山玉椀傳至正丁未八月秋夕後一日丹

丘主人元仙谷記

古人書帖中有梅月堂金公時習所書一紙而語極奇偉故今録之以遺後人而末端有拙翁題語并録之金公書曰成化乙巳維夏遇遊春城之西與蔡芝軒臨小溪布荊汝磧之上軟語不已矐靈望西匿也僕慷慨磊落也髣髴騰秋名十三猶經史粗竟偶值凶釁未伸情志十九學孫吳兵法日誦將試霜鐏往蒋烏兔推遷壯志向末路將消磨矣正韓愈所謂屠龍費千金為志亦云抗矣芝軒知我乎否管鮑耶無古人有問交曾問交也無僕雖素昧平生於目擊

有平遺温白雪嗟嗟芝軒子知天壤之大乎上有九重天有九絃八埏蒼茫鴻濛未知其度也廣漠汗漫莫測其涯涘也古今終始莫筭其巧曆也而吾與芝軒眇然有此形軀而與兩間參是何物耶夫物者原其自必有理理者何飛潛動植各有所以為理我與芝軒亦有所以為理苟窮其一洪纖巨細無不包乎一未知天壤之間復有何物共如此大者乎樂之不足為之歌曰茫茫宇宙大無極我與先生同此宅日月星辰燦于上山川林藪森于側伏羲未畫六十四變易推遷經幾曆山高海深地濶天長其樂如何王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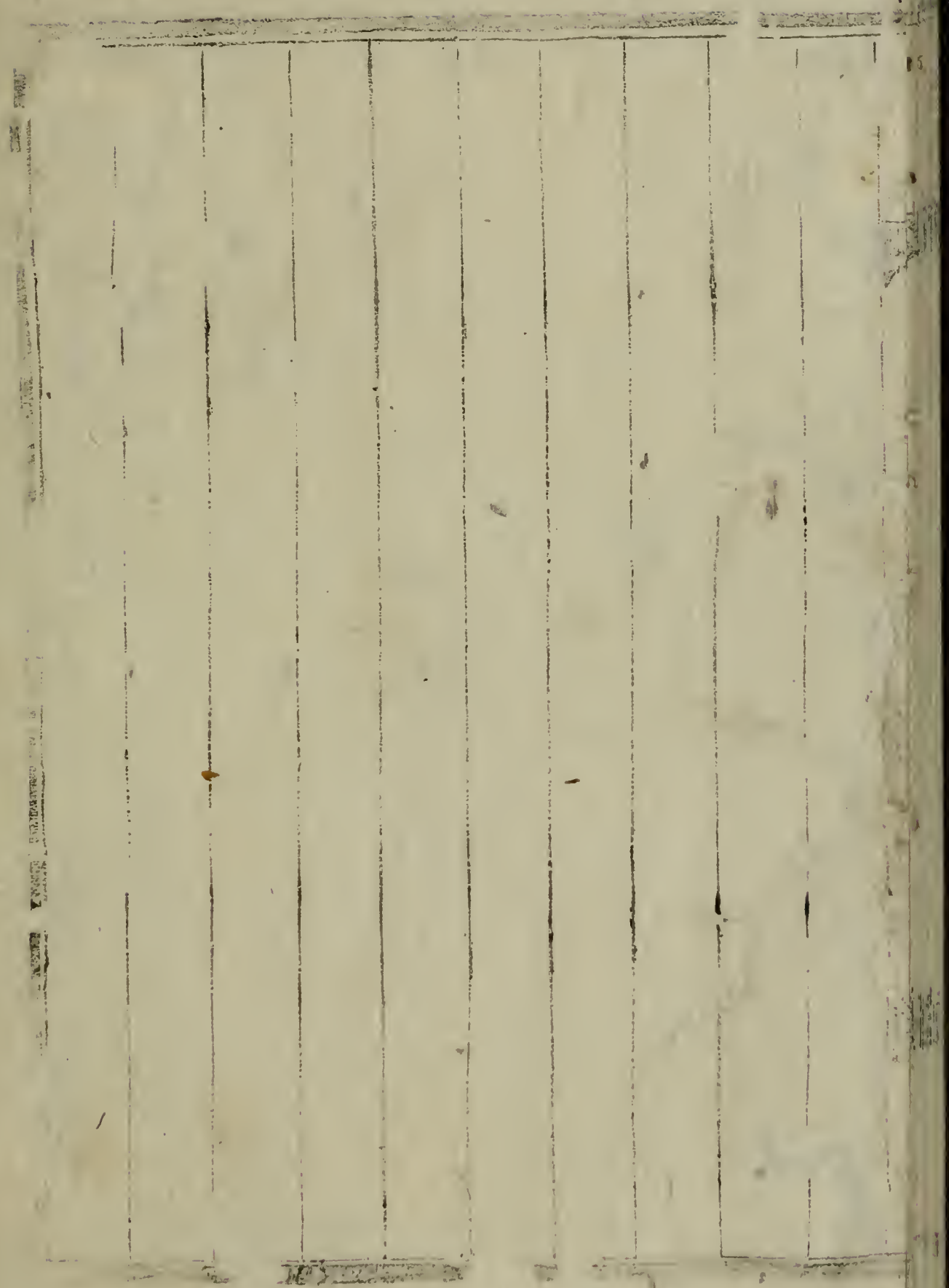
缺如意折共呵呵臨流不盡春風和是日東峰莊敬
爲忱卿書下有一行書曰予觀悅卿此語不覺令人
自得始信悅卿大悟拙翁題

[illegible]制駙馬無他職不得當官從政雖魁壘豪傑之材無以立事功表見於世故率不肯自惜頹然弛放惟鍾鼓池臺裘馬聲色之玩以為娛樂自　國朝以來尚公主者至不可數獨一二人外無聞焉若我　曾季祖東平公則不然公

冀憲公之小子九歲為　孝廟都尉可謂生長富貴者矣然雅不喜芬華被服儒素所謂鍾鼓池臺裘馬聲色之玩無所累於心故常靜而多閒　公既無以遣其間也則記其平生公私之所聞見網羅故佚上自　國初下至當今可以為法為戒有裨於世道者

無不載焉釐為三卷自名曰遺間録　家藏一本竊嘗伏而讀之盖史之遺也孔子曰禮失求之野禮獨云乎哉史之謂乎若斯録者其于史為野多矣吾知太史氏取而類之補闕文無疑也嗚呼　公之設教亦曰忠恕而已矣故其婉微或多定哀之辭然是非行于其中觀者當自得之抑吾之惑則有焉以公之才之美使由一第而進上可以處乎巖廊進退當世大下可以立　君之左右成一代之史藏諸石[illegible]限　國制終不得歷試事功建不朽之業杜門[illegible]處遺間於此可不惜耶公偉人也雖在百歲之下

願為役　苹猶烈　公之世又辱紀功之款不少

洪[illegible]於外九年而歸　公已下世矣遂不及拜　公

是尤可恨也已